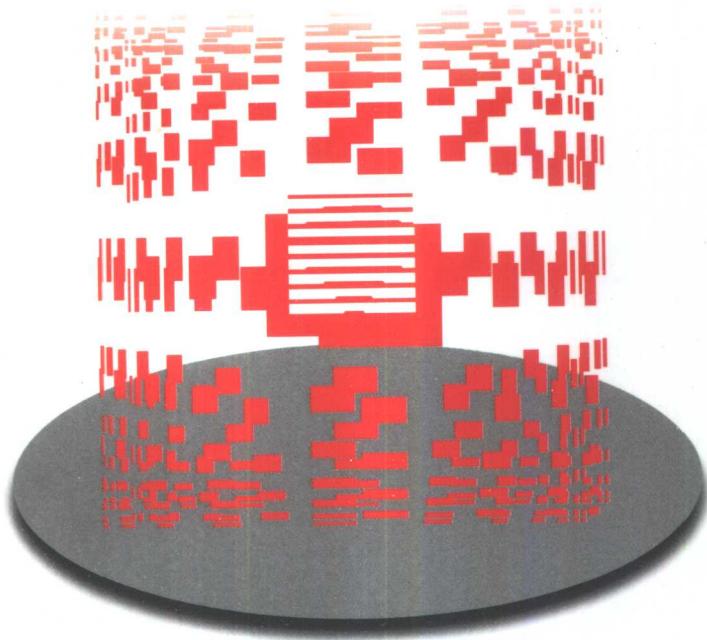


日本研究丛书

国际化：岛国日本的历史抉择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胡令远 徐静波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日本研究丛书·

国际化：岛国日本的历史抉择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胡令远 徐静波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此书出版获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化:岛国日本的历史抉择/胡令远 徐静波主编. -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9. 10

(日本研究丛书)

ISBN 7-81049-272-1/F·221

I . 国… II . ①胡… ②徐… III . 日本-研究 IV . D7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244 号

责任编辑 辛 白
 封面设计 周卫民

GUOJIHUA DAOGUO RIBEN DE LISHI JUEXUE
国际化:岛国日本的历史抉择

胡令远 徐静波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

上海浦江装订厂装订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7.125 印张 185 千字
印数 1—2 500 定价: 17.00 元

丛书序

在冷战结束、世界新格局逐渐形成的今天，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进入到关键阶段。在新的挑战与机遇面前，审时度势，拓展思维空间，立足国情，博采众长，是使我国在不远的未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重要条件，也是我们一代学人的历史责任。

目前，世界范围内区域性冲突加剧的同时，区域性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日本同处东亚，互为周边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对各自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战后日本崛起于亚洲和世界，成功地在短期内实现了现代化，更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研究的广阔空间。基于此，我校经数年筹策，于1990年正式成立了日本研究中心。目的在于深入研究日本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镜鉴，并通过对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的全面研究，以求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深化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关系，扩大双边多领域的合作。

为达此目的，我们组织编写、编译了这套既具较强的实用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学术理论价值的《日本研究丛书》。其主要内容包括：(1)我中心组织的课题研究、中心成员个人的专题研究；与日本等国研究机构或专家学者个人的共同研究；与国内同行的合作研究等。(2)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日本等国研究机构或专家学者个人论著的译作。(3)我中心每年举办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我们希望这套凝聚着中外学者智慧结晶的丛书，能够成为我国和国际日本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

于《日本研究丛书》首本付梓之际，对给予我们这项工作以热情支持、帮助的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及中外有关朋友，谨表示诚挚的谢忱。

是为序。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郑励志

1991年11月

弁　　言

当年惊雷般滚过日本大地的国际化热潮，今天人们似乎感到它已成为空谷的悠远余响。但这一曾被称之为日本第三次“开国”的思潮及其实践化，究竟给日本、给世界带来和留下了什么呢？这是人们至今仍有理由所关心的。在其尘埃稍稍落定的今天，或许正是更真切地认识、更准确地评价它的有利时机。这也是我们编辑出版这本小书的旨趣所在。稍觉遗憾的是，本来三年前应面世的这本书，由于种种原因延迟至今。部分因故未能增削内容的篇章，难免“迟暮”之嫌，也是无可如何的了。这是我们要深表歉意的。

自日本国际化思潮初起始，我国学者即予以高度关注并密切注意其发展，相关的研究论文时有所见。1993年，中国日本史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还共同举办了题为“日本人与国际化”的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王金林、汤重南两先生编辑的会议论文集《走向国际化的日本》，成为我国研究日本国际化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日本的国际化问题，是其主要特点。近年，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的宋绍英先生出版了《日本经济的国际化》的个人研究专著，允为这一领域专题研究的代表之作。本书则是对日本国际化问题的综合研究而侧重文化一面。

日本的国际化留给人们可供思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迅速淡化，有一些则日益彰显其生命力。譬如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日本人痛感日本固有的狭隘、自私、保守等的国民性是阻碍日本进一步发展的深层因素，因而十分重视其

文化内质的提高；与此相辅相成，他们还非常注意与异质文化的交流，力求在与不同文化的撞击中刺激、改变和提高日本文化的素质，使其更加适应国际社会和时代发展对民族文化的要求。文化内质的改变和提高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日本的持久努力可以说已收到了较明显的效果。

又因为文化所具的“亚位 A 性”——所谓“亚位”，即人们在谈到某段历史或某一历史事件的成因时，一般总是以“政治、经济、文化”，或“经济、政治、文化”这样的顺序加以说明——“文化”大体总处在“亚位”；所谓 A 性，即人们普遍承认的相对于政治、经济的易变性，文化的作用则非一时一事，而是更具恒久性；并且，相对于政治、经济的表层性，文化则具有在其背后起作用的深层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的作用相对于政治、经济又具有一种超越性。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越来越理性化，这就为文化的作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引起的轰动，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对内自觉致力于民族文化的自省及其素质的提高，对外大力促进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以求得相互的理解与信赖，从而达到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目的——在世界一体化趋势迅速发展的今天，舍此似无更理想的人类不同民族、国家间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这也许是战后日本的国际化在文化一面的努力所留给世界的意義之一吧。

日本的国际化留给人们可供圈点思考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对其评价也褒贬不一。譬如有一些学者指出，日本的国际化，不过是日本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实现其政治大国梦想的战略手段而已。见智见仁，本是学术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若您在浏览此书时，能有一二会心之处，则作者与编者的献曝献芹之意，也就差可聊慰了！

胡令远 徐静波
1999 年春

目 录

丛书序	郑励志(1)
弁 言	胡令远 徐静波(1)
日本国际化述论	王振锁(1)
论日本的农业国际化	江瑞平(16)
“和平创出”战略与日本的国际化	臧志军(32)
日本“国际化”中的大、小日本主义	林尚立(50)
日本“国际化”论的文化史考察 ——兼论日本文化的時代性、民族性及其特点	赵建民(72)
“西洋化”与国际化 ——日本“西学”的历程及与国际化的关系	冯 玮(92)
论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际化趋向	江瑞平 王晓东(110)
国际化潮流中的日本大众传播媒介	张国良(127)
日本“大学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	张晓鹏(138)
声调未定的进行曲 ——近年日本的“国际化”概述	李 庆(165)
战后日本的国际化与当代中日文化交流	胡令远(189)

日本国际化述论

王振锁

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国际化”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用语。近年来，中国各界人士也在越来越多地谈论“国际化”。但在世界各国中，“国际化”一词使用最多而且众说纷纭的当属日本。我国有关日本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文章时有所见，我本人对此早在五六年前也开始有所关注，写过数篇文章，这里，仅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简略的归纳和阐述。

一、日本人的“国际化”论

80年代以后，“国际化”已成为日本举国一致的流行用语。书报杂志中随处可见，各行各业的人随时都在谈论国际化。诸如“国际化时代”、“国际化社会”、“企业国际化”、“金融国际化”、“农业国际化”、“教育国际化”等等，几乎言必称国际化。

但是，究竟什么是国际化？日本人之间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法。可以说正处在“百家争鸣”的阶段。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日本必须实行国际化，日本正在推行国际化。这可以说是日本人对国际化的共识。

一般认为，从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在各行各业便开始提倡并推行“国际化”。但引起学术界和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是在80年代后期。在“国际化”话题“炒”得最热的时候，日本几家大报几乎天天都会找到“国际化”三个字。

日本舆论界有关“国际化”的报道，不仅仅是对“国际化”事实的客观报道，而且包含对“国际化”内涵的理解和对策。《朝日新闻》在1987年元旦社论中指出：所谓“国际化”，就是“通过对异文化的宽容，并积极地贡献于世界，从而获得外国人的亲近感和信任”。《读卖新闻》在1987年8月23日发表小泽大二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不同的人所处环境不同，价值观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也各异。所谓国际化，就是要相互容认这些差异，创造一个人和人之间友好相处、能够相互信赖和理解的社会”。^①《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如果说只有通过异质的人和文化的交流才能发现自我，那么国际化则给了我们日本人这种独一无二的可能性”。^②《产经新闻》则认为，为了迈向“国际化”大道，“必须再进一步稳住脚步”，“要使自身的地位更加牢固”。^③新藤宗幸在《世界》杂志撰文指出，所谓“国际化”，就是“不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日本国内，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不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人们共同生存，或者说为此目的而努力”。^④

上述有关“国际化”的论述，只是80年代后期日本几家主要报刊言及国际化问题的部分摘录，对当时“无一日不提国际化”的诸多报刊来说，难免有“瞎子摸象”之嫌。但从中可以看出一点，就是作者都没有真正阐明“国际化”本身的含义，而且没有把“国际化”本身与日本人如何对待“国际化”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分清楚。正如《每日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日本人“天天都在重复‘国际化’这句话，但这句话的含义一直模糊不清”，“国际化还没有被一般日本人所真正理解”。“现代日本的国际化是浮浅、皮毛的国际化。”^⑤

与上述情况相比较，日本学术界在有关著述中对国际化的理解和论述似乎更深入了一层。

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主持编写的《90年代日本的课题》(事典)——这部大型政策研究论著，在第10章论述国际化问题时写道：“所谓国际化，是指将迄今对外国人形成障碍的国内法律、习惯行为等构成的封闭体系转向对外国人开放、并使日本人

获得在外国从事活动的能力上和自我革新上的努力”。^⑥这部论著是日本NIRA(1974年成立)从1985年开始,汇集了200多位学者,花了3年时间完成的。此书用很大篇幅专题论述了国际化问题。正如该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理事长在前言中所说:“最近日本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发生了很大变化,必须从多方面探讨日本的‘国际化’问题。因此,为了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以新的观点研究‘90年代日本的课题’,从1985年夏开始实施这个综合研究项目”。^⑦由此可见,“国际化”已成为日本90年代的主要课题。这部研究论著可视为日本研究国际化问题的集大成之作。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杉山恭对国际化的定义作了如下表述:一个国家及其作为国家成员的组织和个人,在国际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中,积极地接受和吸收被视为具有普遍性、合理性的知识、规范、制度、价值观及习惯性行为方式;通过将其吸收、消化,转化为本民族的文化因素这一手段,使过去的国家性因素逐步地适应超国家的世界体系;在这一社会变革的过程及其结果中产生的社会的、文化的现象,就是国际化。^⑧杉山恭的这一国际化概念,是一个比较明确地揭示了现实情况下国际化形态的理论概念。它比较具体地把握了正在出现的国际化现象,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国际化概念作了比较清晰的界定。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政治学者矢野畅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论的角度,论述了有关国际化的问题。他认为,“所谓国际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作为地方单位和若干利益集团及市民之综合体而存在的国家,如何在国际社会中摆正其位置”,即“国际定位”的问题。也就是说,使具备固有同一性的一国国民乃至一个民族,用摩擦最少的形式,求得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相应位置的努力。^⑨所谓国际定位,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日本列岛的地理位置”,另一个是“历史阶段的纵向发展变化的时间位置”。日本要在这两个位置中,谋求把摩擦——经济、政治、外交摩擦,以及文化摩擦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栗本一男在《国际化时代和日本人》一书中指出：“所谓国际化，是指日本体制与他国体制间的接触、差异的认识、利害的调整以及体制相互间的共同活动。……它是交流手段的共同利用，是生产活动的分工，是物资和技术的交换，是人和知识的交流渠道的开拓”。^⑩

栗本一男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长期任职，具有国际事务工作的阅历和经验。他根据自身的体会，认为“国际化工”就是“某集团的体制与另一体制之间出现明显差异时所作共同沟通的工作”。他作为一名从事国际事务的实际工作者，将“国际化”理解为“体制与体制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为增强“国际间的共同沟通”，“普通日本人和普通外国人之间”，要营造能够正常生活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环境。栗本的“国际化”论，显然更注重实际对策而缺乏理论深度。他建议在日本的教育制度中，“应建立数所能够完全使用英语和法语进行教学的大学，以确保日本社会的国际化”。

上述几种对国际化的理解和论述，尽管在含义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在一些基本点上是一致的。即都强调日本必须加快改变封闭体制，克服“岛国意识”，更加对外开放，在国际社会中看准并摆正自己的位置，以“适应超国家的世界体系”。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国际化趋向是出于对外部世界变化的“适应性反应”，而并非主动性行为。国际化是日本社会发展到现阶段所必须直面的一个历史过程和客观现实，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从上述特点不难看出，他们所主张的国际化，实际上是“内向型国际化”，即“内在国际化”。

但是，日本也有人主张，国际化应是一种主动性行为。日本著名学者、曾任外务大臣的大来佐武郎即认为，现在的国际化是日本的“第三次开国”，^⑪但这次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前两次都是被迫的，而且是以引进为主；这次则是主动的，是以拿出去为主要特点。这次国际化要求日本在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时，要由以物为中心转

为以人、资本和知识为中心。也就是说，日本人将以资本的提供者和先进科技知识的传播者姿态活跃在世界舞台上。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倡导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国际国家”论，也同大来佐武郎的观点相近似。他也曾说过：“过去，我国对吸收和消化外国文化，即文化的‘接收’过于热心，而对文化的‘传播’所作的努力却很不充分”。“日本越是要成为国际国家，就越要思考……如何在世界上传播日本文化”。^⑫大来和中曾根的论调可视为“外向型国际化”，即“外在国际化”。

“内向型国际化”论可称为“被动国际化”论，“外向型国际化”论则可称为“主动国际化”论。此外，日本还有一种从“量的增加”方面来看待国际化现象的主张。例如，《世界中的日本——其新的作用和新的活力》这一研究报告认为，国际化即意味着“在物质、资金、信息（包括技术）、人及其综合这几者的总体的文化等方面，超越国境的相互往来的增多”。^⑬有人把日本的海外观光人数、对外贸易额及海外直接投资等的增加视为日本国际化扩大的主要指标，就是这一主张的具体反映。从内容上看，该主张既有“外向”的一面，也有“内向”的一面，在方式上注重超越国境的“相互”往来，但过分着眼于“数量”，所以不妨称其为“量化国际化”论。

从上述几种论点看，“被动国际化论”侧重自身素质和内部机制的革新，力求通过内部变革去适应外部变化；“主动国际化论”则注重通过自身力量去能动地影响和改变外部世界；“量化国际化论”虽两者兼而有之，但仍以“外向”为主，而且太着眼于表象。

总之，日本人对国际化这一概念的理解还处在一个探索和争鸣的阶段。不同地位、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人按照各自的理解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和解释。不过，“国际化”应包括“内向”（适应与受容）与“外向”（主动参与）两个方面，可以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一方面敞开国门适应和接受国际社会的“参与”，另一方面通过主动行动参与国际社会。凡有碍于这一潮流的思想、意识、制度、法律和行为等，则努力加以改革。这一变革过程，也就是日本“国际化”

的过程。

二、中外学者的日本“国际化”观

中外学者谈论日本国际化问题稍晚于日本，换言之，当日本国内掀起“国际化”热不久，便引起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由于涉及范围很广，本文很难作全面概述，这里只就笔者浏览所及，略述一二。

首先提及的是，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前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早在1987年，就对日本国际化问题作了内容广泛的阐述。日本广播协会(NHK)主要负责人纳谷祐二和日本社会事业大学教授小林广1987年8月专程前往美国，与赖肖尔作了长达两个星期的“对谈”，回国后整理出一部名为《日本的国际化——与赖肖尔博士的对话》的大部头著作，1989年10月在日本出版。

赖肖尔认为，国际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国际化是指“与外国接触、相互影响”。这种“国际化”早就存在。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间的交流从来没有间断过，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通商，其次是战争，第三是文化传播。这是一般人对广义国际化概念的理解。狭义国际化是在近代化过程中最近才发生的现象，这种国际化“专指世界作为一个共同体而连结起来”。“当近代化这一巨大历史趋势不断发展，要求人类变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时，才在最近出现了这种狭义的国际化”。^⑩而赖肖尔在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对话”中所论述的，就是这种狭义的国际化。他把这种狭义的国际化视为这次“国际化之旅”对谈的“终点站”，“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近代化的必然归宿”。

哈尔米·别夫在他所著《作为意识形态的日本文化论》一书中，对日本国际化的定义提出了以下十三项标准：(1)欧洲在日本的影响，(2)在日外国人，(3)外国在日本的投资，(4)贸易政策的自由化，(5)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6)日本人的外语能力，(7)与外国人的交际，(8)对外国文化的理解，(9)在日外籍教师的地位，(10)归

化问题,(11)日本语教育问题,(12)提高对日本文化的理解,(13)日本对世界和平的贡献。^⑯

从这些项目的内容看,似乎包含了“内向”和“外向”两个方面。但这些内容更接近于“欧化”和“近代化”。也就是说,它没有把“欧化”、“近代化”和“国际化”分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化”。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曾盛行“近代化论”,世界各国的学术界也纷纷参加了这场讨论。但是进入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近代化论逐渐被“国际化论”所取代。我国的日本研究者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日本的国际化动向。但多数人侧重谈论日本的经济国际化,诸如“金融国际化”、“日元国际化”的文章时有所见。1990年3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由樊勇明主编的《走向世界大国之路——日本经济国际化简论》一书。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虽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但是,作者认为,“靠贸易立国发家的日本,即使在追求其政治利益时,也是以经济实力作后盾,以经济实惠为手段,以经济行动为先导的”。^⑰因此,本书在论述日本国际化趋势和谋求世界大国地位前景时,也是先从经济入手,然后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从本书结构看,前三章主要叙述近年来日本推进国际化的具体表现,以经济为中心,兼顾政治外交和社会文化。第四、五章主要剖析日本推进国际化的内外背景和原因。第六至第十章探讨日本推进国际化的前景和影响。最后三章着重对日本同其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论述。

进入90年代,我国对日本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有所扩展。笔者先后发表了《日本国际化问题初探》(《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日本的国际化与东南亚》(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三辑,1991年3月)、《日本的国际化与现代化》(吴廷璆主编《日本近代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96年)、《日本国际化问题刍议》(王金林、汤重南主编《走向国际化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笔者力求从全方位的角度论述日本

国际化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有别于他人的见解。

1993年8月，中国日本史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在天津举办了“日本人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美国的100余位学者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围绕日本国际化问题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国尚属首次，在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据说也尚无先例。由此可见，我国学术界对日本国际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涉及范围广泛，论者各抒己见，会后汇编、出版了《走向国际化的日本》论文集。通观研讨议题和论文内容，虽深度尚嫌不足，但应该说这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和良好的开端。

会议集中就“国际化”的定义及概念、日本国际化的途径及类型、日本国际化的起点及实质、日本实现国际化的阻碍因素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关于国际化的定义，与会者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国际化是当代世界的历史潮流，符合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史学会会长万峰教授在会议主旨报告中指出：国际化是世界史演进中的普遍现象，是由地区到全球、由相互隔绝到相互交流融合并日益走向世界的发展过程。换言之，即各民族将自身创造的独特文化推广到世界，加入世界文化宝库并产生积极影响的过程。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际化”，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这种“国际化”的实现程度和内涵也因时代不同而有历史性差异。^⑦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周颂伦认为：“所谓国际化，就是指在多种文化并存的世界中，某种为发展实践所证明的、获得成功的经验及其代表的整个文化形态，在动机的驱使下，超越国界向愿意接受它的其他地域或国度传达，在传达方向和传达主体交替换位过程中，各种特定文化无须改变其地理位置便可获得综合性的优秀文化因子，并向形成世界统一文化而接近的缓慢趋向”。^⑧

但是,在论及日本国际化时,多数学者没有把“国际化”与“近代化”(“现代化”)区分开来。甚至将历史上的对外商贸关系和文化交流与“国际化”混为一谈。有人认为,早在隋唐时代,“不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由于日本在东方文化中所处的重要坐标,都使其有志于追求、并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允许下的、对其有利的‘国际化’”。闭关锁国的德川时代,是日本追求“国际化”的一个负面影响时期。而明治时代提出的“万邦对峙”和“文明开化”等口号,则是当时日本人追求“国际化”的总目标和战略目标。因此,“日本人在历史上如何吸收外来文化,而又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中的好东西奉献给世界,这应该成为日本人‘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内涵”。^⑩有人认为,日本的国际化始自明治维新。甚至有人主张,“至少从弥生文化后期开始”,日本便进入了“第一个国际化时代”。^⑪

从会议的讨论情况看,某些学者将日本的国际化和“政治大国”视为一物,反映出对日本国际化动向的某种担心。有人认为,80年代以来的“国际化”,“是日本民族主义兴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国际日本化,而不是日本国际化”。有人指出:“日本的国际化主要是指战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外向发展过程,政治国际化是一种政策,经济国际化是日本商品充斥国际市场,思想文化的国际化是推广日本生活方式”。甚至有人认为,“日本目前的国际化实质上是政府和御用文人的一种阴谋,实际上就是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就是想要谋求世界事务的领导权,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予以揭露”。^⑫

三、关于日本“国际化”问题的几点看法

第一,关于日本“国际化”的内涵和起点问题。

日本“国际化”的内涵和起点,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内涵”决定“起点”。按照赖肖尔的说法,如果将“国际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国际化自然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而且可以